



黄金客

香港 秋夢痕 著(上)

黃金客

香港 秋夢痕 著

上 集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1-247. 3/12/86 592600

黄金客

•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3 字数706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0册

ISBN7—5039—0216—7/I·138

(上、中、下)定价: 9.50元

怒嚎的北风，近几日愈刮愈起劲，刮得满天灰沉沉，遍地冷兮兮，家家关门闭户，大地鸡犬无声。

紧跟着大雪纷纷，原野已经变色，举目都是一片银妆世界，玉洁尘环。

在湘西古城宝庆府的西门外，约五里处有处古渡，名曰“神滩”一日清晨，冒雪来了两个古怪的老人，一个手中拿着一本不知名的旧书，一个手中却提着一只没有底的竹篓，他们上了渡口，似在等着过渡。

其一向西看了一眼，口中忽然嘿嘿笑道：“我说死要钱，买卖相差不远啦，不知“神船帮”派了些什么货色送财神哩！”

妙，江湖字号里还有名叫“死要钱”的。那老人闻言一瞪眼，嘿嘿笑道：“活报应，你莫打错算盘，难道忘了我们是来窥伺那个神出鬼没的小子的么！”

这个老人的字号更有意思，看来有点神秘。他向西端路上伸长着脖子，突然道：“来了，但未发现有高手护送？”他似来不及和死要钱斗嘴，一长身，藏到江岸岩石后去了。

活报应跟踪而到，他向来路上张望，口中冷笑道：“嘿嘿，车老倌的手下竟没有一个追着敌人，可能被神船帮全部

杀绝了！”

死要钱冷声道：“这个老官在前天还活生生的没有病，为什么会突然宣告死亡呢，活报应，咱们该不会上当吧？”

活报应嘿嘿笑道：“这个官儿太好了，咱们能救活的当然好，现在既已死了，我们也不能让兔崽子们把尸体抬走。”

死要钱看看棺材还未到，嘴巴又咕噜道：“这个老倌也是个怪人物，生下三男三女都是武林中名门正派的杰出弟子，他为什么连一个都不带在身边，告老回乡也不要家里迎接，这不是存心送死吗？就那么几个家将管个屁用！”

活报应嘿嘿笑道：“这老倌作了几年工部大员，看来是位文官，其实他还是位武功甚高的老剑士，可惜他没有江湖经验，不知武林风险，他怎知他那几手到了江湖上就吃不开呢？这次告老回乡，他可能还想在儿女面前充充英雄好汉哩。”

正说着，远远看到八个黑衣大汉抬着一口朱漆棺木，前无孝子引路，后无亲戚送葬，冷兮兮的抬着向这边飞跑，确实有点古怪。

突在雪花飞舞中，不知从何闪出三条如电一般的人影，横身截住抬棺材的来路。其一发出沉沉的声音道：“朋友，你们也得休息一下了！”

八个抬棺大汉一见大惊，同时将棺材放下，一齐拔出刀剑护住。

这面活报应轻声叫道：“黄金力士！他们来得好快！”

死要钱急忙阻止道：“莫出声，他们又是蒙面出现，这次非查出他们的正主儿不可，这批家伙的行动太神秘了。”

耳听八个黑衣大汉之一大声问道：“三位是那条线上的朋友，可知我们是‘神船帮’的么？”

三个蒙面人一色打扮，黑巾蒙面，身着蓝衫，腰间都是沙鱼皮鞘长剑，居然连身材的高矮都难分轩轻。其中一个淡然道：“我们是何来路，你们帮主巫百灵将来定必知道。”

另一黑衣大汉横剑冷笑道：“三位拦路有何见教？”

那蒙面人朗声道：“我们要的是棺材中的死人。”

八个黑衣大汉闻言大急，慌忙摆开迎击之势。其一大怒道：“原来你们也要抢死人，告诉你，沿途抢的人太多了，咱们帮内因护棺死了二十几个高手，你们要抢也不容易。”

其中一个蒙面人可能是首脑人物。只见他踏上两步摇手道：“诸位不必紧张，有话慢慢商量，死人一定要，但不打算动武，因为诸位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对手，同时我们也从不杀无罪之人。”说完后一招手，大声道：“将东西拿出来！”

后面两个蒙面人应声抖出两只包袱，朝雪地一摔，“通”的一声震开，突见里面金光闪闪，诂料竟是八只特号金元宝！

八个黑衣大汉一见骇然，十六只眼睛直瞪着金元宝动都不动！

蒙面人忽然大笑道：“八位如果让在下取走死人，这八只金元宝就是诸位的啦！”

黑衣大汉面面相视，但却无人开口。蒙面人又笑道：“诸位怀疑是假的吗？”说着俯身拾起一只，伸两指轻轻在金元宝上逢中一剪，真如快刀切豆腐般立即切作两段，向八个黑衣大汉又笑道：“诸位，内外都一样，成色十足！”

忽听一个黑衣大汉颤声道：“阁下既有无上功力，要杀我们易如反掌，那又何必用黄金作交换？”

蒙面人点头道：“朋友问得好，不过在下已说过，你们是无罪之人，在下怎好无故下手，同时还有点事情需要仰仗诸位帮忙。”

那黑衣大汉急问道：“阁下有何指教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诸位没有死人相信不能交差。”

黑衣大汉点头道：“阁下既然知道，纵有黄金，咱们也不敢交换。”

蒙面人沉声道：“死人我非要不可，黄金送给诸位，此事毫无商量余地，不过要替诸位的安全着想，在下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阁下有何办法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诸位可将棺材抬到对河墓地去烧化，见了贵帮主时，只说遭敌追击，无法脱身被迫而为，否则难免尸体不被他人夺去。”

八个黑衣大汉很清楚，知道战必全军覆没，而且也保不住死人被劫，大家商量一阵，只好同时答应。

蒙面人立叫开棺，须臾在棺内抱出一具老人的尸体，为首蒙面人接住一看，又对八大汉道：“诸位可以分金抬棺上道了，再见。”

三个蒙面人同时拔身而起，俄顷隐没于大雪纷纷之中。但他们走还不到一里，突听后面有人叫道：“黄金力士，留下尸体再走！”

三个蒙面人闻声不惧，同时回身而立，一见赶来的是两位老人，那抱尸体的忽然大笑道：“原来是‘死要钱’索空和

“活报应”冷冻两个老儿，怎么样，就凭二位也想夺尸么？”

活报应哈哈笑着抢说道：“你们这批年轻人到底有多少，江湖上到处轰动！”

为首蒙面人朗声道：“黄金力士只有一个，他是我们老大，但我们兄弟无数，凡有不平之事发生，那儿必有我们兄弟在场。”

死要钱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们老大到底姓甚名谁，居然连我们老一辈的都没见到过他的真面目，确是当今江湖上的风云人物。现在三位抢去这尸体又有何用？”

为首蒙面人哈哈笑道：“人称死要钱和活报应乃是武林怪杰，我看亦不过如此，怎能开口就问武林禁忌之言。我老大的姓名疑难奉告，同时二位都知道这车工部生前是个好人，我们劫去当然是不许武林宵小毁尸泄恨。”

活报应嘿嘿笑道：“你们口气猖狂，动辄得罪武林前辈，难道就目中无人了么？”

为首蒙面大汉将尸体交与同伴，立即拔剑笑道：“二位如不惜英名，何妨就在此地印证两手？”

死要钱抢出说道：“正合老朽之意！”

说罢一挥手中竹篓，欺身而进，捷逾鬼魅，不愧武林成名人物。

蒙面人轻轻一笑，旋即闪身不见！

活报应旁观者清，触目不由大惊，冲口大叫道：“死要钱，他已伏在你背后啦！”

蒙面人闻声闪开，拱手道：“二位武林前辈乃正派奇人，晚辈告罪了！”

声落，率众如飞而去。

死要钱忽然长叹一声，回身向活报应道：“冷兄，他就是真正的‘黄金力士’，我居然不能和他走上一招就垮啦！”

活报应哈哈笑道：“这件事情如果传入江湖，只怕无人相信哩，老索，将来各大门派倒霉的日子可多着哩，听说他对江湖各帮各派都不买账哩，刚才他不给你难看，那是看得起咱们呀，否则绝没这么便宜！”

死要钱立即道：“走！我们进城去，看看车府有何动静。”

他们走了不久，原地上倏忽之间又现出那三个蒙面人，原来他们竟是去而复返。只听那为首之人发出郑重的声音道：“黄土珍，你到左面高地去守望，姚士清，你到右面林缘去监视，不管什么人都不许通行，违者格杀勿论，我要及时施救，药力快要消失了，恐怕误了他老人家的生命。快去！”

两个同伴应声分开，一奔高地，一奔林缘，动作如电！

为首蒙面人急急将尸体抱到避风处，轻轻靠放在岩石上，伸手在衣底取出一只玉瓶，倒出两颗丹丸，小心的送进死者的口内。

死者是个六十余岁的老者，头发斑白，五柳长髯，一身青衣马褂，虽说是死人，但在这样大雪狂风中仍然红光满面，那简直不可思议。

没有多久，死者忽然变成活人，睁眼打了个呵欠，有如甘梦初醒，目光炯炯，慈祥中还带着几分威仪。他一眼看到蒙面人，忽然面现慈笑道：“大侠！老朽又见到你啦！”

他忽然觉出身在雪地里，显然有了疑问，怔怔地又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蒙面人本来是立着等他苏醒的，闻言拱手长揖道：“老大人，此地已离府上不远了，晚生是刚刚才在敌人手中将大人夺来的！”

老者抬头望着纷纷的大雪，似在回忆什么往事，良久叹声道：“老朽想起来了，自从蒙大侠在湖北道上赐给一颗丹丸，叫老朽在危急之时吞下，诟料真有事发生啦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大人在什么地方遇上危机的？”

老者道：“在湖北通城，我的家将打听敌人竟不止一批，据说都要将老朽活捉，那时老朽就吩咐家将买口棺材，吞下你那颗丹丸，以后的事情就一点也不知道了。”

蒙面人叹声道：“这几批江湖人也真是可恶到了极点，人死了竟连尸体也要，这真是晚生始料所不及的事。”

老者道：“此地是什么地方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这是宝庆府西门外！”

老者骇然道：“那岂不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了！”

蒙面人道：“大人，你老的棺材已经过长时期的你争我夺，大家都要将你老的尸体夺到似的，最后才落到‘神船帮’手中，因之方向数易，好在神船帮总堂是在新化城，不然他们也不会将棺材运到这个方向来了。”

老者道：“那些人为什么连老朽的尸体都要呢，此事真令人费解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你老是否在十七年前救了两个夫妻大盗之命，而且将那夫妻大盗的初生之子藏了起来？”

老者叹道：“大侠，有的，不过那不是夫妻大盗，而是

江湖上最有人性的活菩萨，说他是大盗真是罪过。他夫妻所得到的钱财，可说都给了鳏、寡、孤、独和贫病交迫之人，在他们夫妻手中救活的老幼男女，简直是普及天下。他们杀的是世上最坏的恶人，这种奇夫奇妇老朽敬之还唯恐不及，那还有不救之理。”

蒙面人静静的听着，显然已激动不已。良久又问道：“你老可知那对夫妻是江湖上黑、白两道和官家三方的眼中钉么？”

老者点头道：“老朽知道，可也管不了这许多，老朽也因此丢了纱帽。哈哈，现在想来倒是无官一身轻哩！”

一顿，又叹声道：“自从那两夫妇将孩子交与老朽之后，他们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唉，传言纷纷，又说是被黑道对头围攻杀死了，又说已遭中原各派迫得无影无踪了，也有说终被官家捉着就地处决了，总之老朽内心感到非常难过。”

蒙面人似强忍冲动，点头道：“晚生听到的大概和大人没有什么出入！”

老者戚然道：“说来老朽真正对不起那对夫妇，唉，他们的孩子居然被恶人在我手中抢去了，现在尚不知生死如何……”

蒙面人见他戚然下泪，立即劝道：“你老不必担心，那孩子现已成人，惟因他仇人如麻，他不敢来见大人，因为他怕替大人带来无边大祸。”

老人突然跳起道：“真的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那孩子与晚生有八拜之交，他会发誓要以自己的一生来保护你老的安全，直至你老百年之后。”

老者叹声道：“他错了，他应该先给老朽看看，免得无时不在挂念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好的，晚生去通知他，叫他永远莫离你老的身边。不过，你老虽能看到他，但他仍旧不肯使你老认出他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老者苦笑道：“那岂不是等于未见？”稍停又叹道：“就这样罢，老朽只要知道他在身边就行了，我也不能勉强他一番苦心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他的武功不佳，你老纵有所悟，但也不要露出他的马脚，否则敌人就会找上贵府的。”

老者叹声道：“可惜那孩子的父母真正姓什么老朽都不知道，同时又没替那孩子取个名字就被歹人抢走了，大侠，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啊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他知道，他的师父对他的身世非常了解，晚生抱歉不能说出他的姓名。”

老者看看天色，知道已到日出的时候，拍打一下雪花道：“大侠，还是请你送老朽回家罢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你老放心，晚生早有安排，不过你到府上后江湖上不出十天就会知道，以后的麻烦仍旧不少，好在令公子和令千金等都是名门大派弟子，明的不怕，怕的是敌人暗攻，今后你老可要千万当心。”

老者道：“当年之事，恶人要杀我，官家要罚我，那是自然之理，但我这装死的事情，恶人是不清楚的，然而他们要找我的尸体又有何用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这点晚生也很怀疑，总之是有原因的。”

老者突然道：“难道是京里发动邪人要找尸体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你老在朝有无对头？”

老者叹道：“大对头多得多，那都是因官场的 事情而起，现在老朽已是庶民之身，官家的事情不提也罢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那就毫无疑问了，你老的官场对头当然不相信你老已死，他们要看到尸体之后才会甘心。”

老者叹口气道：“皇上不采忠言，因之才使豺狼当道，老朽不死，今后必无宁日了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你老放心，晚生只要知道你老有难，得信定必全力以赴。”

老者苦笑道：“大侠乃江湖奇士，足迹遍及海角天涯，老朽有事，大侠又如何知道呢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府上有个家人名叫古士奇，他旁的长处没有，但却生了两条飞毛腿，而且与晚生也有联系，一旦有事，你老只要不许第三者知道，派他找我绝不致有误。”

老者大喜道：“老朽多年不在家，家里的下人恐怕有半数不认识，这个古士奇可能是新来的，那就好了，老朽保证连儿女都不说出。”

蒙面人忽然将他背起，召回同伴，轻声道：“西面有敌追来了，晚生送你老进城去罢。”

另一个接口道：“大哥，我们仍走神滩渡吗？”

背老者的道：“不，咱们走正面踏水过河，进北门奔府后街，转到东直大街就无事了。”

老者诧异道：“大侠，你对宝庆城怎地这样熟悉？”

蒙面人笑声道：“江湖人就是靠地形熟，否则有事如何能脱身。”

宝庆城中有一座山，山上风景幽美，属城中第一名胜，人立山顶，可以一览全城，其名叫“六头岭”，上山坡可以看到一块牌坊，横题着四字——六岭春色，山上有茶亭，有酒店，游人所需，可说应有尽有。

山南有座新建的府第，规模庄宏，堂皇富丽，主人就是告老还乡的车工部，此老生有三男三女，长子车战野，为华山派杰出弟子，次子车碾城，是武当派一流剑士，三子车千乘，是少林俗家弟子，尽得少林真传，因都无意功名，反成江湖奇士。

兄弟醉心武林不算，因车老终年在京，连他几位千金也不事女红，莫不成了巾帼英雄，大小姐车美云自幼被峨嵋第一号人物“千手老尼”要去，现在大有青出于蓝之势，二小姐车丽娥，人称昆仑“白发仙姑”第二，三小姐现在只有十七岁，她是车家最得宠的骄子，上上下下，老老少少，没有一个不疼她，但也没有一个不怕她，可是她不乱开口，开口连母亲都要听她的，她两个姐姐已经够美了，但站在她的面前时，尤如满园桃花里独有的一朵玫瑰。

这小妮子名叫车冰莹，她很少外出，也许出门根本无人知道，可是她的一身武功却来得非常古怪，连她哥哥和姐姐们都不知道，但又无人敢向她盘问，也不知她的武功到底有多么高深，确是一个神秘姑娘。

最近他们兄弟姐妹都在家，也许是凑巧，可是他们都不知老子即将返乡！

车家的仆人不多，但比起一般富贵人家却就可观了，女的老老少少有十几个，男的连家将算上，却又比女的多。

这日一清早，老的还在睡大觉，年轻的却在偷懒，因为

公子小姐早就在后花园中练功夫了，八字大门未开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却在大叫：“门房老爹，起床呀，时候不早啦！”他在朗声大叫，声音异常清爽。

这青年穿一身青色夹衣裤，居然不怕大风大雪，也许是仆人之故，他那英俊的长相恐怕不会受人夸奖，要是生在王侯将相之家，保险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美男子，无论五官身材，那一样都长得恰到好处。

门房里有个老声老气的打了一个呵欠，接着骂道：“古士奇，你鬼叫个什么劲，天刚亮呀？”

原来这青年就是古士奇，只见他哈哈笑道：“老爹，快开门，我这里替你买来一壶老水酒！”

这句话可能十分灵验，突闻“拍嗒”一声，门房开了：“哈哈，士奇，你真是个好老弟，来吧，还有晚上剩下的菜，咱们喝一杯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只见他将头一缩：“喝，好大的雪！”

古士奇将酒递给他，转身道：“老爹，我不奉陪，公子们等着我哩，快开大门，公子们看到又要噜嗦你啦。”

说完长身入院，直朝花园奔去。

到了中午，车府大门口突然喧哗一遍，人喊马嘶，门房老爹一看，不由骇然一震，拼命就向内跑，口中连连大叫道：“快来呀！老爷回来啦……”

全府上下闻声霎时都被惊动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竟一窝蜂似的向外涌，男仆人招呼骑士和夫役，丫头拥着老夫人，带着公子小姐们涌向车老馆，乱纷纷，简直非一言可尽。

车老馆不慌不忙，走进大门朗声道：“你们不要乱，这批骑士马上都要回去，夫役早已给了赏钱，你们只将箱笼搬

进后堂就行了。”

老夫人这时也顾不了寒冷，被丫头们拥到老伴身边轻声问然：“相公，你带去的家将呢，这些年难道……”

老夫人比什么人都细心，她见老爷进门竟没有一个自己人，故而有点起疑。

车老信生怕儿女看出破绽，立即正色道：“夫人，家将跟了下官一辈子了，难道我就不替他们弄个一官半职的，告诉你，差不多都有一点前程了，我这次回家都是同寅们派人护送的。”

这句话很有分寸，可说是毫无破绽，于是听得老夫人呵呵笑道：“相公一生顾念下人，不料到老时仍旧英明如斯！”

车老信暗暗吁口气，却听大公子问道：“爹，你老这次回家似乎与十年前不大相同啊？”

老头儿闻言一怔，板着面孔哼声道：“战野，有何不同？”

大公子一看老父面色不对，陪笑道：“爹，好像是不作官了？”

老头儿忽然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兄弟不愿上进，连带为父的也没有劲了，不作啦，免得五更赶早朝。”

兄弟姐妹一听老父是告老回乡，人人都喜得眉开眼笑，又是哄然一阵！

老夫人急急道：“哎哟！战野，你怎么不带着弟弟妹妹扶爹进去，这样冷的天气，难道你们要把爹爹冻……”

“死”字不敢出口，妇道人家最爱吉利，话到中途，只好向车老信道：“相公，你也是，和他们站在雪地上究竟要

说多久？”

老头儿巴不得早点收场，呵呵笑道：“夫人请，千万勿冻破你脚上的鸡眼睛！”

老夫妇说话没有禁忌，又引起儿女仆人一阵哈哈大笑。

大门口的骑士都是黄金力士手下兄弟，夫役也是黄金力士雇来的，但不知从那儿搞来那些箱箱笼笼，相信里面都是贵重物品，须臾之间，门口骑士夫役都告辞而去，仅剩下男女婢仆在乱纷纷地搬东西。

老馆儿一进后堂落座，一下子又被儿女围住问东问西，倒把夫人坐在旁边插不进话去，她老人家只好在旁含笑静听。

丫头们忙着添炭火，老妈子急急到厨房煎姜汤，配点心，什么洋参汤，丽参汤，羊羔，红枣，荔枝，等等送来一大盘，水陆并陈。

老头儿可能也是又饿又渴，一面吃一面说，精神倒还不坏。

一会儿他忽然向大儿子问道：“战野，听说我们家收容了不少青年能干的好家人，是吗？”

大公子恭声道：“爹，不多呀，只有四个人，一个是孩儿带回来的，名叫胡忠岳，现年二十岁，武功很高，一个是二弟在河南认识的，名叫张发贵，一个是三弟在前年收留的，名叫李进香，他们都是江湖中有义气的青年大丈夫，作事也能干，只有三妹于五月份不知在什么地方带回一个名叫古士奇的，我看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拿眼睛望望身边的三妹车冰莹，似有不敢再往下说之概。